

4 · 迈向基地 (下)

美] 艾萨克·阿西莫夫 著
叶李华 译

四川出版集团  天地出版社

世界科幻大师 ● 阿西莫夫 ● 银河帝国衰亡史



迈向基地（下）

基地系列

（美）艾萨克·阿西莫夫 著

叶李华 译

四川出版集团

 天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迈向基地 (下) / (美) 艾萨克·阿西莫夫著; 叶李华译. — 成都: 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, 2005.1
(基地系列)
ISBN 7-80624-941-9

I. 迈... II. ①阿...②叶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116649号
四川省版权局 图进字21-2004-066

FORWARD THE FOUNDATION

Copyright & copy;
1993 by Nightfall, Inc. Simplified
Chinese-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through
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 between Doubleday,
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,
and ECHO (Beijing) Company, Ltd.
本书由天地出版社与英文汉声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

MAI XIANG JI DI

书 名: 迈向基地 (下)
著 者: (美) 艾萨克·阿西莫夫
译 者: 叶李华
责任编辑: 刘峻山
特约编辑: 燕海鸣
封面设计: 安雪丰 唐 政
内文设计: 张 维

出版发行: 四川出版集团·天地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: 610031
<http://www.tdph.net>
tiandicbs@vip.163.com

策 划: 北京汉声文化 **汉声**

印 刷: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版 次: 2005年1月第一版
印 次: 2006年7月第二次印刷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印 张: 9.125
字 数: 182千
印 数: 8001-12000册
书 号: ISBN 7-80624-941-9/I·119

定 价: 34.00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, 举报有奖

举报电话: (028) 87734601 (市场营销部)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
迈向基地

上册

一

伊图·丹莫茨尔

131

克里昂一世

下册

253

铎丝·凡纳比里

377

婉达·谢顿

532

尾声

铎丝·凡纳比里

铎丝·凡纳比里：哈里·
谢顿的一生充满传奇，难
以考证，想找一本完全真
实的传记如同缘木求鱼。

他一生最令人费解的一环，
或许就是他的配偶铎丝·

凡纳比里。铎丝·凡纳比里
的早期资料付诸阙如，只知
道她生于锡纳世界，后来
到了川陀大学，成为该校
历史系的一名教授。不久她便
遇到谢顿，与他结缡二十八载。

若说有人的一生比谢顿更具传奇性，
那就非凡纳比里莫属。许多相当难以
置信的传说，都提到她惊人的武艺。

当时许多人称她为“虎女”，但这称呼也可能只在私下流传。然而，比她的出身更令人不解的是她的去向，因为在某段时间后，便再也没有她的音讯，也找不到发生任何变故的线索。

她的历史学家角色，
可从她的研究上……

《银河百科全书》

婉达快满八岁了，和所有人一样，这是根据银河标准时间计算的。婉达举止端庄，俨然已像个小妇人。她有着一头淡褐色直发，蓝色的眼珠颜色越来越深，以后很可能变成与她父亲一样的棕色眼珠。

她坐在那里，陷入沉思。六……

就是这个数目使她想得出神。祖父的生日快到了，那是他的六十大寿，而六十是很大的数目……婉达觉得很不安，因为昨天她作了个与此有关的噩梦。



她得去找母亲问个清楚。

她很快便找到了母亲。母亲正在跟祖父谈话，当然是在讨论做寿的事。婉达犹豫了一下，在祖父面前问那种事可不妥当。

母亲立刻察觉到婉达的不安。她说：“等一下，哈里，婉达似乎有什么心事。怎么啦，亲爱的？”

婉达拉拉她的手。“别在这儿讲，妈，我们私下谈。”

玛妮拉转向哈里·谢顿。“看看她有多早熟——‘私下谈’！好吧，婉达，我们要到你房间去吗？”

“是的，妈妈。”婉达显然松了一口气。

两人手牵手进了房间后，玛妮拉便开口问：“说吧，婉达，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是爷爷。”

“爷爷！他做了什么事让你不开心？”

“嗯，就是爷爷。”婉达的眼中突然涌出泪水，“他快死了吗？”

“爷爷？你脑袋里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，婉达？”

“他快满六十岁，那很老了。”

“不，那不算老。虽然不年轻，可是也不算老。有人活到八九十岁，甚至一百岁。而且爷爷身体很好，他会很长命的。”

“你确定吗？”婉达抽噎着说。

玛妮拉扶着女儿的肩膀，直视她的眼睛。“婉达，我们总有一天都会死，这点我以前跟你解释过。但是在那一天来临之前，我们不要担心这件事。”她温柔地拭拭婉达的眼睛，“爷爷会好好活着，一直到你长大，生下自己的宝宝。现在跟

我来，我要你自己跟爷爷说。”

婉达又抽噎起来。

谢顿怜惜地望着走回来的小女孩。“怎么了，婉达？你为什么难过？”

婉达摇了摇头。

谢顿看看玛妮拉。“怎么回事，玛妮拉？”

玛妮拉也摇了摇头。“她得自己说。”

谢顿坐下来，拍拍膝盖。“来，婉达，坐上来，告诉爷爷你为什么不开心。”

婉达坐上谢顿的膝盖，扭扭屁股，然后抬头说：“我害怕。”

谢顿搂住她。“你的老爷爷紧紧抱着你，没什么好怕的。”

玛妮拉做了个鬼脸。“说错话了。”

谢顿抬起头，“我不是爷爷吗？”

“不，你不该说‘老’。”

这句话产生了决堤效应，婉达哇哇哭了起来。“你老了，爷爷。”

“我想是吧，我六十岁了。”他低下头来悄声对婉达说，“我也不喜欢这样，婉达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你才七八岁。”

“你的头发是白的，爷爷。”

“不是一直都这样，最近才变白的。”

“白头发代表你快死了，爷爷。”

谢顿吃了一惊，他问玛妮拉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哈里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想。”

“我作了一个噩梦。”婉达说。

谢顿清了清喉咙。“我们偶尔都会作噩梦，婉达。这样有好处，噩梦会赶走可怕的想法，然后我们就会舒服多了。”

“我梦见你快死了，爷爷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可能会梦见死亡，但那不代表什么。看看我！你看不出我精神多好，心情愉快，而且还在哈哈大笑吗？你说，我看来像是快死了吗？”

“不——像。”

“那就对了。现在出去玩玩，把这一切忘掉。我只是要过个生日，每一个人都会玩得很开心。去吧，亲爱的。”

婉达带着恢复的心情离去，谢顿却示意玛妮拉留下来。

谢顿说：“你想婉达怎么会冒出这种想法的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，哈里。她养的一只沙尔凡守宫死了，记得吗？她还有个朋友的父亲在一场意外中丧生；而且她天天在全讯电视上目睹死亡。想要保护孩子的心灵，不让他们知道死亡根本不可能。事实上，我也不想那样保护她。死亡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环，她必须了解这点。”

“我不是泛指一般的死亡，玛妮拉，我是指我的死亡。她脑袋里怎会有那种想法？”

2

玛妮拉迟疑了一下。她实在非常喜欢谢顿，谁不是呢？她想，这叫我怎么说得出口？

但是她又怎能不说？因此她说：“哈里，是你自己把这想法装进她脑袋的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没错，过去几个月来，你不停地说自己快要六十了，而且大声埋怨自己老了。大家筹办这个宴会的唯一理由，就是要安慰你。”

“六十岁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。”谢顿愤愤地说，“等着吧！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

“我会的，如果运气好的话。有些人还活不到六十呢。话说回来，你满口不是提六十岁就是说自己老了，结果就是吓着了一个敏感的小女孩。”

谢顿叹了口气，露出为难的表情。“我很抱歉，但这一切实在叫人很难忍受。看看我的两只手，现在已经是斑斑点点，很快就会变得瘦骨嶙峋。我几乎不可能再跟人角力，一个小孩或许就能叫我双膝着地。”

“你知道你和其他六十岁的人有什么不同吗？至少你的头脑还跟以往一样灵光。那是唯一重要的事，这话你说过多少遍？”

“我知道，但我怀念我的身体。”

玛妮拉带着一丝刻薄说：“嗯，尤其是铎丝似乎一点也不显老。”

谢顿不自在地说：“啊，是啊，没错……”他别过头去，显然不愿再谈论下去。

玛妮拉严肃地望着她的公公。问题显然在于谢顿对小孩

一无所知，或者说对人性毫无概念。很难想像他在先皇御前当了十年首相，结果却对人性了解得那么少。

当然，心理史学完全占据了谢顿的心思。他研究的对象是万兆之众，结果却等于根本不研究任何人——任何个人。除了芮奇之外，谢顿从未接触过任何小孩，而芮奇进入他生命时已经十二岁，他又怎么可能了解小孩呢？如今他有了孙女，但对他而言，婉达全然是一团谜，或许今后依然不会改变。

想到这一切，玛妮拉心中充满着爱。她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冲动，想要保护哈里·谢顿，为他抵挡一个他不了解的世界。这股保护谢顿的冲动，是她与她的婆婆铎丝·凡纳比里唯一的交集。

十年前，玛妮拉曾救过谢顿一命。奇怪的是，铎丝却认为玛妮拉的行为侵犯了她的特权，从未真正原谅过玛妮拉。

之后，谢顿反过来也救了玛妮拉一命。她闭上眼睛，整个情景再度浮现脑海，一切历历在目。

时间是克里昂遇刺一周后。那是可怕的一周，整个川陀陷入一片混乱。

哈里·谢顿仍旧保有首相的职位，但已没有任何实权。他召来了玛妮拉·杜邦夸。

“我要谢谢你救了芮奇和我的性命，我一直找不到机会谢你。”谢顿叹了口气，又说，“过去一周以来，我几乎没机会做任何事。”

玛妮拉问道：“那个园丁怎样了？”

“被处决了！没有审判就立刻执行！我试着救他，指出他是精神失常，可是行不通。假使他做的不是这件事，犯的不是这桩罪行，他们会接受他发了疯而赦免他。他虽会下狱，被关起来接受治疗，然而却能免于一死。可是杀害皇上……”谢顿悲伤地摇了摇头。

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，首相？”玛妮拉开口。

“让我告诉你我的看法，恩腾皇朝已经结束了。我不认为克里昂的儿子会想继位，他怕自己也遭到行刺。这，我一点都不怪他。退隐到某个外围世界的家族属地，在那里平静地生活，对他而言会好得多。他是皇室的一分子，这样做一定能如愿以偿，然而你我的运气也许就没有那么好。”

玛妮拉皱起眉头。“怎么说，大人？”

谢顿清了清喉咙。“他们可以声称，是因为你杀了葛列布·安多闰，使他的手铳落地，曼德尔·葛鲁柏才能把它捡起来，用它杀掉克里昂。因此对于这桩罪行，你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。他们甚至会说，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。”

“太荒谬了！我是保安部门的人员，是在执行任务，照命令行事。”

谢顿露出悲伤的微笑。“这是理性的说辞，但现在没人买理性的账了。在皇位没有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，接下来必定会出现一个军政府。”

（日后当玛妮拉了解心理史学的功用后，不禁怀疑谢顿是否曾用心理史学，算出将要发生的事，因为军事统治后来果真出现，而当时谢顿并未提到他刚出炉的理论。）

“如果军政府真的出现，”他继续说，“那随之而来的必定

是高压统治，任何不忠的迹象都会被粉碎，手段将极其残酷，甚至不会顾及理性与正义。杜邦夸小姐，假使他们指控你参与行刺皇上的阴谋，你一定会被处决。这不是为了伸张正义，而是要借此恐吓川陀人民。

“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可能指控我也参与了这项阴谋。毕竟，迎接那些新园丁并非我分内之事，假使我没露面，就不会有人企图杀我，你就不会掏出手铳，而皇上便能保住性命。你看出这一切有多吻合吗？”

“我无法相信军政府会这样做。”

“或许不会。我会提出一个条件，他们可能难以拒绝，但也只是可能而已。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就是辞去首相职位。他们不想要我，当然也容不下我。然而事实明摆着，我不但在廷中有支持者，更重要的是，外围世界的人也认同我。这就意味着，假使禁卫军逼我下台，即使不处决我，他们还是会有麻烦。反之，如果我自己辞职，声明我相信军政府正是川陀与帝国所需要的，那就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，你懂了吗？”

谢顿沉思了一会儿，又开口：“此外，还有心理史学这个小因素。”

（这是玛妮拉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。）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的一项研究。过去克里昂对它的威力很有信心，比我自己还有信心。而宫廷中普遍认为，心理史学是，或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，可用来服务政府，不论是什么样的政府。

“就算禁卫军对这门科学一无所知也没有关系，我倒宁愿